

不死由是慮物之為已害也其於萬物欲無不畢知而後已既有知知見內惑怨對積中至於忘身而不悟是其始也將以知而愛身其終也乃以知而反害其身夫則知之不若不知也明矣君子之於死有輕若鴻毛有重若泰山若殺身以成仁則以其輕也對以忘身何益哉故聖人之所尚者在乎知不知而其所病者在乎不知知也

楊朱曰利出者實及德往者害來發於此而應於外者唯請是故賢者慎所出

解曰觀爻旌目柱厲叔則怨往者害來可知矣而謂賢者為之乎

冲虛至德真經解卷之十九

十一

冲虛至德真經解卷之二十

作十

宋杭州州學內舍生臣江連上進

說符下

楊子之鄰人亡羊既畢其黨又請楊子之豎追之楊子曰嘻亡一羊何追者之衆鄰人曰多歧路既反問獲羊乎曰亡之矣曰莫亡之曰岐路之中又有岐焉吾不知所之所以反也楊子戚然變容不言者移時不笑者竟日門人怪之請曰羊賤畜又非夫子之有而損言笑者何哉楊子不答門人不獲所命弟子孟孫陽出以告心都子心都子他日與孟孫陽偕入而問曰昔有昆弟三人游齊魯之間同師而學進仁義之道而歸其父曰仁義之道若何伯曰仁義使我愛身而後名仲曰仁義使我殺身以成名叔曰仁義使我身名並全彼三術相反而同出於儒孰是孰非邪楊子曰人有瀕河而居者習於水勇於泗操舟驚渡利供百口裹糧就學者成徒而溺死者幾半本學泗不學溺而利害如此若以為孰是孰非心都子嘿然而出孟孫陽讓之曰何

吾子問之迂夫子答之僻吾惑愈甚心都子曰大道以多歧亡羊學者以多方喪生學非本不同非本不一而未異若是唯歸同反一為亡得喪子長先生之門習先生之道而不達先生之況也哀哉

解曰易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蓋思以有歸也殊塗同歸則何思慮以有致也百慮一致則何慮譬猶之燕者北轅適越者南路審燕越之定位信道而已雖有多歧亦不足惑矣唯其學者見道不審信道不篤要淺功而求近効捨大道之夷而好徑自以妄見而為差殊迷其同歸一致而惑於殊塗百慮如亡羊者終不知所之而反耳此楊子之所以感亡羊而損言笑也羊之展未土之正位其屬則脾而意之府也亡羊則害於守意者也故楊子感之莊子謂藏穀均於亡羊亦此意也心都子則能存心而守意者也故知以學仁義者同師而異術為問而楊子則以學泗而半溺為

答也孟孫陽則雖居物之先趨於動出而支離於道矣與莊子所謂孟子反者異也是以謂心都子之問為迂楊子之答為僻也其以學涸為喻者蓋學道者期於越生死流濟斯民於無難之地而已而學者以多方喪生不幾於學涸而溺乎雖然溺死者非水之咎喪生者非道之失以鬻渡為利則不免於溺矣以多方求道則不免於喪生矣從水之道而不為私則莫有於溺哉遵道之夷而不好徑亦莫有於喪哉此則楊子之志也

楊朱之弟曰布衣素衣而出天雨解素衣衣緇衣而反其狗不知迎而吠之楊布怒將扑之楊朱曰子無扑矣子亦猶是也獨者使汝狗白而往黑而來豈能无怪哉

解曰緇素之衣一易而狗莫之知則人將扑之外物遷變已莫之悟從而喜怒之者不一矣答將誰扑哉唯循大變無所理者為足以語此

楊朱曰行善不以為名而名從之名不與利

期而利歸之利不與爭期而爭及之故君子必慎為善

解曰始於為善而終及於爭則所謂善者果善耶果不善耶故君子必慎為善所謂慎為善者非以善為不可為也亦不為近名為善而已苟無近名則天下莫能與之爭矣

昔人言有知不死之道者燕君使人受之不捷而言者死燕君甚怒其使者將加誅焉幸臣諫曰人所憂者莫急乎死已所重者莫過乎生彼自喪其生安能令君不死也乃不誅有齊子亦欲學其道聞言者之死乃撫膺而恨富子聞而笑之曰夫所欲學不死其人已死而猶恨之是不知所以為學胡子曰富子言非也凡人有術不能行者有矣能行而无其術者亦有矣術人有善數者臨死以決喻其子志其言而不能行也他人問之以其父所言吾之問者用其言而行其術與其父无差焉若然死者奚為不能言生術哉

解曰莊子曰使道而可獻則人莫不獻之

於其君故燕之君不能使之不死者獻其道又曰使道而可以與人則人莫不與其子孫故術之善數者以決喻其子其子志其言而不能行也然而道可傳而不可受唯可傳故能行者不可无其術唯不可受故或有其術而不能行列子之著書亦此類也以夫道之不可告不可以與人也故不得已而寫之於書將使覺者用其言行其術而與其道無差耳

邯鄲之民以正月之旦獻鳩於簡子簡子大悅厚賞之客問其故簡子曰正旦放生示有恩也客曰民知君之欲放之故競而捕之死者眾矣君如欲生之不若禁民勿捕捕而放之思過不相補矣簡子曰然

解曰陰符經曰思生於害害生於思以仁為空適以害物天地之於萬物聖人之於百姓輔之以自然而無愛利之心一視以芻狗者蓋此道也

齊田氏祖於庭食客千人中坐有獻魚鴈者田氏視之乃歎曰天之於民厚矣殖五穀生

魚鳥以為之用眾客和之如響鮑氏之子年十二預於次進曰不知君言天地萬物與我並生類也類无貴賤徒以小大智力而相制迭相食非相為而生之人取可食者而食之豈天本為人生之且蚊蚋噉膚虎狼食肉非天本為蚊蚋生人虎狼生肉者哉

解曰莊子曰萬物與我為一故禽獸之智有自然與人同者徒以狀而見踈耳豈相為而生之哉太古神聖之人其於異類會聚而訓受之同於人民以其心智與人不殊遠也後世始以小大智力相制迭相食矣如以人之食肉謂為人而生物則蚊蚋之噉膚亦為物而生人矣田氏食客千人曾不知鮑氏之弱子為早有知也即是所以知道之所在無間於少長若鮑氏之子可謂千人之選矣

齊有貧者常乞於城市市中患其亟也聚其之與遂適田氏之廩從焉醫作役而假食郭中人戲之曰從焉醫而食不以辱乎乞兒曰天下之辱莫過於乞乞猶不辱豈辱焉醫哉

解曰役焉醫之辱愈於乞而假食矣然齊之貧者初不以乞之辱而易志也徒以眾莫之與故不得已耳唯其安於貧如此故雖有戲之以榮辱不足以動其心矣又況於真能辯榮辱之境者其視得喪利害如何哉

宋人有游於道得人遺契者歸而藏之密數其齒告鄰人曰吾富可待矣

解曰遺契不足以致富猶陳言之不足以得道也此桓公之讀書輪人所以釋椎鑿而上問以謂古人之糟粕也

人有枯梧樹者其鄰父言枯梧之樹不祥其鄰人遽而伐之鄰人父因請以為薪其人乃不悅曰鄰人之父徒欲為薪而救吾伐之也與我鄰若此其險豈可哉

解曰鄰父言枯梧之不祥不必以欲為薪而言也因請以為薪則疑可疑之塗矣其人遂以為險特不知果鄰父之險耶亦其人自險耶要之險不險在我而已人有亡鉄者意其鄰之子視其行步竊鉄也

顏色竊鉄也言語竊鉄也作動態度无為而不竊鉄也俄而扣其谷而得其鉄他日復見其鄰人之子動作態度无似竊鉄者

解曰鄰之子常自若也亡鉄者猜慮內藏則見其无為而不竊鉄也猜慮一釋則見其无似竊鉄者由是觀之萬物分錯皆自

吾心為之耳學者苟能誠其意猶亡鉄者則無往而不在於遺矣物莫自而入焉

白公勝慮亂罷朝而立倒杖策鋸上貫頤血流至地而弗知也鄭人聞之曰頤之忘將何不忘哉意之所屬著其行足躓株培頭抵植木而不自知也

解曰莊子曰至人无己不知道者認有於我顧視吾之一身百骸九竅六臟賤而存焉若之何其能无已歟胡不觀諸白公勝邪慮內藏則至於忘頤願之忘將何不忘哉又況內能致道則形軀合乎大同而無己者其理亦昭昭矣昔齊人有欲金者清旦衣冠而之市道鬻金者之所因攫其金而去吏捕得之問曰人皆

在焉子攫人之金何對曰取金之時不見人徒見金

解曰見物猶攫金則物外無道見道猶攫金則道外无物列子之書終於此者蓋八篇之訓皆假物明道也後之讀其書者其悟不悟亦在夫欲不欲見不見之間耳

說符解

語道之體不立一物離於言談語道之用不廢一物寓於形數有形斯有名有數斯可紀成虧之不易如符之信始終之可驗如符之合莫神於天其道符於陰陽當於地其理符於柔剛莫大於帝王其德符於仁義如影之於形枉直隨形而不易如聲之於聲高下在聲而不差神農有炎之德備此而已虞夏商周之書載此而已法士賢人之言明此而已是以列子之教由楊朱而上既已盡言至道之極矣必終之以說符也夫所謂至道之極豈徒為是窈冥昏默而已將以此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而為說符之事也故說符之義在我者有度在人者有稽處世者在乎重道

為治者在于知賢應事者屬乎智持勝者本於道治國先有治身遠怨由乎謙下利出者實及怨往者害來故賢者慎所出名不與利期而利歸之利不與爭期而爭及之故君子慎為善凡其所言皆世道之安危人理之得失凡其所為皆言之所能論意之所能察致者是以言道而不在於說符不足以為道也雖然列子以天瑞首篇以說符終訓天瑞即自然之符也天瑞言天道之妙而合符於生化是為自天出而之人也說符言人事之顯合驗於至道之妙是為由人入而之天也大道之行如環之循環而無積其際不可終其道不可窮常生常化以此而已嘗考列子之書自天瑞而下次序大道之體可得而言矣天道之運必先於天瑞聖人之應世莫大於帝王故以黃帝次天瑞穆王次黃帝也三代之王莫尚於文武至穆王而王業衰矣不云其盛而言其衰以明大道之妙既開其端則不復純常而終於弊有黃帝之治於前必有穆王之弊於後也有帝王之治矣自非孔

子之元聖刪詩定書繫易作經則帝王之功業不白於後世矣是則帝王之道集明帝王之大成者孔子而已故以仲尼次穆王由仲尼而來傳道之序無餘蘊矣列子抑慮後世變之不齊而支離於道也故假湯問以盡其變使人不以物妨道也要萬物之變其為莫不出於力其致莫不制於命故設力命之問答要其終歸於自然欲人之不制命於外而已至於楊朱之篇則遺萬物之虛名而要於道之極致道至於此則至矣盡矣不可以有加矣然而道不可以終無也故以說符終焉由是觀之列子之教一出焉而為天瑞一入焉而為說符是乃傳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道而所謂古之博大真人者也其自名為子列子者蓋以其為子矣與孔子同異乎諸子之子也後之不遠其書之況者因謂不與帝王同道而以其經並於諸子是直用管窺天其見者小耳何足道哉學者宜盡心焉

冲虛至德真經解卷之二十